

# 论元结构/及物性转换、动能传递/原型度 与致使-移动构式研究

马志刚<sup>1</sup> 李浩杰<sup>2</sup>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西南政法大学

**摘 要：**语法研究涉及论元(题元)、及物性和动能关系。生成语法从谓词次范畴选择的论元数目来确定及物性；认知语法把及物性视为能量传递的连续统；构式语法把及物性视为人-物间的基本关系。无论是形式句法基于 SVO 语序的致使轻动词解释，还是构式语法基于 NVN 的致使移动构式，都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心理谓词等结构中的致使义来源。文章基于英汉实证语料力图说明，任何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语法研究都应该首先厘清及物性概念的语义内涵及其句法实现方式，从而为语法的对比语言学研究提供可资对照的基线依据。

**关键词：**论元结构；及物性转换；及物性构式；动能传递；原型度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720(2022)01-0003-19

## 1 引言

句子的意义和形式之间如何建立起关联性是语言学理论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质上就是探索论元结构如何生成以及句子如何实现其意义解读。生成语言学主张，论元结构具有组合性(compositionality)，其生成过程首先经由外合并操作从词库中提取词项(而词项具有文化专属性)，然后通过内在的普遍性联系规则把句子意义的各个方面映射到句法结构的形式表征中(Chomsky, 1965)。近期的生成理念则主张，理性的普遍语法研究必须满足可学性条件(learnability)和可进行化条件(evolvability)，方可对人类语言作出真正的解释(Chomsky, 2021)。与此不同，构式语言学则认为，构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论元结构并非是推导生成的，论元结构的表层语序就是其句法表征；充足的语言输入促进抽象模式的形成，进而归纳出抽象度不同的构式单位(包括从语素、词、短语到篇章的所有语言单位)；句子意义的形成必须整合构式的独立义、动词的内涵义以及具有其他来源的各种语义，甚至还要参照语境因素(Goldberg, 1995/2006/2019)。

---

有关篇章意义上的及物性，以及功能语法中的及物性概念将在后续研究中讨论。

尽管两种语言学理论对论元结构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但二者均把(不)及物性视为论元结构的核心语义概念。也就是说,无论是关注狭义句法推导程序的生成语言学还是关注语义、语用因素的构式语言学,都把(不)及物性概念如何得以句法化视为其首要的研究内容,而(不)及物性的核心语义解读包括“发生了什么?”“谁做了什么?”以及“谁对谁做了什么?”以及“谁对什么做了什么?”。具体而言,(不)及物性在生成语言学中是动词核心语义的结构化体现,因此单论元中非宾格和非作格的区分,双论元中及物性和致使性的区分,以及三论元中受益/受损义的实现均由核心动词的内在语义特征决定;而在构式语言学中,则是由各种论元结构构式(ASCs)决定哪个名词作主语行动者,哪个名词作宾语受影响者(the actor and the actee),即句子的基本类型都是由论元结构构式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通常被视为非行动者、非受影响者的其他语义角色能否进入论元结构也是由构式决定的(Goldberg, 2013)。

本研究围绕及物性在两种语言学理论中的句法实现方式,结合以英汉语为主的跨语言语料,对比说明无论是生成语言学的投射分析观,还是构式语言学的构式整体观,均有为数不少的语言事实无法得到妥帖的解释,尽管二者分别从分析和综合的视角对论元结构提出了异中有同的解释。文章旨在说明,语言学研究理应融通诸家观点,兼容并包以构建出兼具普遍性和特异性的语言学理论,进而合力破解语言习得之谜。

## 2 论元结构的生成语言学分析

### 2.1 词汇语义和题元准则

心理词库中的词条通常都编码着相关词汇的语义信息和句法信息(还有语音信息)(Pinker, 1989)。由于意义具有组合性,而且通常都编码在词汇概念结构中,因此意义通常也都可以分解为更为原始的义素(semantic primitives: THING, EVENT, STATE, PATH, PLACE, PROPERTY, MANNER 等)。原始义素是具有普遍性的语义成分,通常会和功能性成分组合(如 ACT, GO, CAUSE, BE, HAVE, etc.)。原始义素形成人类语言共有的义素总集,但在义素的组合和融合进而形成具体词汇方面,各个语言所采用的形态组合方式并不相同,从而形成句法结构方面的跨语言差异。除此之外,词条中编码的是更为重要的范畴信息(即 N, V, P, A, 还包括动源名词和名源动词),而范畴信息是与句法表征具有直接关联的论元结构信息,即某个范畴成分可以或者必须与哪些成分建立结构关系(Jackendoff, 1972)。

就论元结构而言，生成语言学研究中的普遍性共识之一就是指称事物的名词通常都具有常规的句法位置，即主语和宾语，而位于其他位置上的名词一般都需要介词或其他词来引导，比如汉语中“把、被、对于”的宾语和英语中各类介词的宾语等。同时，及物性概念的结构化分析还需要借助于补语、附加语等句法功能项，从而可以更为精细化地说明不同语言是如何采用不同方式对同一事件加以句法实现的(Culicover, 2009)。

就论元结构所蕴含的关系性意义而言，生成语言学一贯坚持投射主义观(projectionist account)，即语句的句法形式是由其核心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投射而成。句子成分和动词短语类的成分均按一定的结构图示组织起来(configuration)，这种组织结构图示兼具跨语类和跨语言的共通性。比如，对所有语言而言，附属核心功能投射 T 的各个成分组合为句子，而附属动词 V 的各个成分组合为动词短语；宾语是动词所描述的事件的内在参与者，而附加语是修饰动词所描述的事件的边缘信息。生成语言学中的主语、宾语是动词的论元成分，动词与其论元之间的语义关系通过题元角色来描述，而句法功能和语义角色之间的匹配与否形成了语言学本体研究的核心内容，而汉语则因各类错配现象为语法理论的构建提供了诸多研究课题。为了实现题元角色和结构位置间的一致性，句法学家们提出了诸多层级性和显著性的对应原则，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题元指派的一致性原则(UTAH)(Baker, 1988)，而其基础性理据本质上都可以归因于论元与题元间的双向唯一性(Bi-uniqueness)，即题元准则(Chomsky, 1981)。从构建句法结构的视角看，与此相关的问题均可归于自然语言的组合性研究(compositionality)，而生成语法的短语结构理论针对的就是论元组合的结构性原则。从研究语料的效力而言，生成语言学讨论谓词如何生成论元结构的直接依据就是母语者的语言直觉和合法性判断，因此内省语料的可接受度成为启动研究的基线标准。

## 2.2 事件参与者和增容的论元

基于普遍语法理念，生成语法为事件结构设置了数量有限的参与者角色并对其加以定义，包括事件发起者、承受者和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等。虽然各个语言都要从事件参与者角色的总集中选取参与者，但参与者角色的句法实现则呈现出参数化的变异性，即各个语言都以不同方式实现参与者角色的结构化表达，但这些句法实现方式却是有限的。换言之，人类的认知系统对具体事件的概念化方式具有一致性，但在句法层面实现语言表达时，各个语言除了采用结构构建和转换的共性机制外，还采用其特定的句法结构。就常规的情形而言，事件结构中的

参与者通常是 1-3 个。如(1)中的英语语料所示：

- (1) a. John sneezed. / The boat sank. (单论元非作格和非宾格句)  
 b. John kicked the dog. / The sun melted the snow. (双论元及物句和致使句)  
 c. John showed a picture to Mary. / John gave Mary a book. (三论元与格句和双宾句)  
 d. There was reported another sexual scandal. / There arrived an agent from the Mars. (单论元 there-be 存现句)

显然，(1)a-c 的语料分别是大多数语言都选择 1-3 个论元的典型句式，而(1)d 中的两种变体则是英语类语言中选择一个客体论元和一个准论元(虚指词 there)的特异性句式。然而，与(1)a-c 中的常规情形不同的是(仅就英语而言)，英语中还存在在如(2)所示的非常规的论元结构：(2)a 中的单论元动词必须选择两个成分，从而使得生成语法对论元和附加语的区分面临质疑，因为 PP 短语通常都是作附加语，而附加语并非词条中的必选信息；(2)b 中的双论元动词却可以只选一个成分，从而引发句子理解过程中的花园幽径效应；而(2)c 中的三论元动词在不充分饱和的情况下，也同样可以表达相同的事件类型，如(2)d 的解读所示：

- (2) a. John sat on the chair. / \*John sat.  
 b. John ate. / John ate a pear. / Before John ate the banana disappeared.  
 c. John showed his paintings in London.  
 d. John showed his paintings to an unspecified audience.  
 e. John showed the painting to Mary.  
 f. John showed pure-bred dogs. (John entered his pure-bred dogs in a competition)

显然，(2)e 的三论元结构和(2)f 的双论元结构说明同一个动词具有完全不同的词汇语义概念，而生成语法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同一个词条信息中有关句法范畴的次范畴化信息决定着论元如何在句法上得以实现(Baker, 1988)。据此，就需要为 show 设置两个词条，而非同一词条下的多个义项。再以英语动词 put 为例(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其词汇概念结构(LCS)、论元结构和次范畴化要求均编码在语类范畴[+V]的词条信息之下，如(3)所示：

- (3) a. 语类标签 category label: put [+V]  
 b. 词汇概念结构：x CAUSE y [BECOME AT z]  
 c. 论元结构：x, y, z  
 d. 次范畴化要求：V- NP[theme]+PP[location]

可见，动词 put 的概念结构信息和论元结构信息就可以解释为何(4)a 中的第二个 PP 作附加语，而第一个 PP 却只能做论元，因为后者也是其次范畴化选择的论元成分，这与动词后的宾语名词一样，都是该动词[+V]的必选成分。据此就可以很自然地解释为何(4)a-b 形成合法句，而(4)c-d 则形成非法句：

- (4) a. John put his AK rifle on his shoulders in the darkness.  
 b. John put his AK rifle on his shoulders.  
 c. \*John put his AK rifle.  
 d. \*John put on the shelf.

生成语法对语料的内省要求还可以以汉语中的具体动词“来、走、写、给”为例来加以说明。汉语母语者内在的直觉性知识：“来”必定有“来者”，“走”必定有“走者”，“写”必定兼有“写者”和“所写之物”，而“给”必定是“给者”把“可给之物”给“受者”，这种无可否认的直觉性知识在和及物性相关的研究中通常分别被表述为单论元不及物动词、双论元及物动词和三论元双及物动词。然而，正是在这种直觉性语言知识方面，汉语呈现出与英语等其他语言完全不同的一面。首先以理应只能带一个论元的汉语单及物动词为例，其带双论元的情形在英语中是不能成立的，如(5)所示：

- (5) a. 张三来了一个亲戚。  
 b. \*John came a relative.  
 c. 工厂倒了一面墙。  
 d. \*The factory fell a wall.

现有文献中对(5)中语料的争议也都是由于及物性概念的句法实现方式具有语言特异性的表现。另外，通常情况下，英语单及物动词必须具有双论元，而且如果英语动词描述的行为具有被影响到的参与者，那么该宾语成分是不可以隐而不说的，如(6)所示：

- (6) a. John buttered the toast.  
 b. \*John buttered. (obligatorily transitive)  
 c. John showed the painting to Mary.  
 d. \*John showed to Mary.  
 e. John put the revolver in the drawer.  
 f. \*John put in the drawer.

但与(6)中的语料不同,如果单及物动词的宾语是可以从动词语义中直接推测出来的内涵性宾语,那么就可以在省略这类内涵宾语后只带外论元,如(7)a-b 所示。在(7)b 的解读中,空论元依然活跃地存在于事件结构中,但类似的情形在汉语中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如(7)c-d 所示:

- (7) a. John wrote an article and Mary read a novel last week.  
 b. #John wrote and Mary read last week.  
 c. 上周,张三写了一篇文章,而李四读了一本小说。  
 d. \*上周,张三写了,而李四读了。  
 e. John forgot to eat this morning.  
 f. \*张三今早忘记吃了。

可见,同样都是具有内涵宾语的动词,但英语不必在语音层面拼读出该宾语,依然可以形成合法句,而汉语却不行。不过,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二者都没有采用形态形式来标记(5)和(7)中及物性的英汉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句法上宾语的有无,并不具有可见的形态依据(词缀形式),而只能凭借词汇内在的语义特征来解读或者依据篇章信息。因此,活动类动词可以通过抑制宾语成为不及为动词的观点还是会因语言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类似于(7)b 的英语语料通常还存在于如(8)b 所示的语料中,其中的空论元在事件的解读中必须存在:

- (8) a. John drinks vodka.  
 b. John drinks. = John is a drinker of alcohol.  
 c. After John drank the water proved to be poisoned.  
 d. Before John ate the pizza arrived from the local bar.

类似于英语 drink、eat 这一类动词的及物性是具有任选性的,而这正是在句子解析过程中形成花园幽径(GP effects)的语言学动因之一。具体而言,在句子理解过程中,阅读者通常都倾向于把动词后的第一个名词短语理解为其宾语,即为动词选择及物性解读。但第二个动词的出现导致阅读者进行重新分析,从而选择不及物性解读。因此,(8)c 和(8)d 的句子理解过程通常都会出现花园幽径效应,而类似的效应不会出现在汉语的同类句式,如(9)所示:

- (9) a. \*张三喝水了后被证明是有毒的。  
 b. \*张三吃以前包子才送到。  
 c. The elephant squeezed into the booth could not move.  
 d. The boy seen in the park was from Africa.

由于英语中存在分词短语作后置定语的句子现象，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缩减了关系代词和被动助动词 be 的关系结构，因此花园幽径效应还体现在如(9)c 所示的语料中，这与英语关系结构属于中心语置前的类型学特征相关联，而关系结构隶属于中心语置后的汉语则不会呈现出类似的花园幽径效应。同时，类似于(9)d 这样的语料则说明，非-ed 类被动分词具有消歧功能，从而导致花园幽径效应不会产生。需要指出的是，与英语(8)c-d 和(9)c-d 中的语料相关的上述语法现象生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中的动词必须具有及物性，次范畴化选择双论元，而其只选择外论元的不及物用法必须经过重新分析后才能获得。而当动词具有纯粹的不及物用法时，就不可能引发花园幽径效应，如(10)a 所示：

- (10) a. After John died his wife married a widow from the Mars.  
 b. John thinks his friends liked Martians.  
 c. John warned his wife is unfaithful.  
 d. John thinks / warned that his wife is unfaithful.

由于英语动词 die 不具有及物性用法，因此(10)a 的句子理解过程中，解析器是不可能形成花园幽径效应，因此也就不可能引发任何重新分析。类似于(10)b 这种选择子句作内论元(complement clause)的动词也不可能引发花园幽径效应。但是，既可以选择句子也可以选择名词短语作论元的动词和及物性可选类动词一样，也会引发花园幽径效应，如(10)c 所示，但这类句子具有显性的解歧手段，即采用标句词 that，如(10)d 所示。

另外，在自然语言中，受益类事件的句法实现方式也具有跨语言差异。比如，英语描述某个参与者(benefactives)受益事件的动词通常可以具有两种交替的形式，如(11)a-b 所示的两种补语形式的组合：

- (11) a. [\_\_\_\_NP PP]  
 b. [\_\_\_\_NP NP]  
 c. Jane gave the book to Tom.  
 d. Jane gave Tom the book.

尽管 donate 也可以选择(11)a 的句法编码形式，但其中的 PP 论元本质上具有可选性，而 give 则必选 PP 论元，是其词汇概念结构中的核心成分。另外，(11)c-d 是 give 的与格交替(dative alternation)在英语中的具体实例化，但是同样具有“赠予”义的动词在英、法语中却都没有对应的双宾形式，如(12)所示：

- (12) a. John donated a book to the library.  
b. \*John donated the library a book.  
c. Jeanne a donné le livre à Tom.  
d. \*Jeanne a donné Tom le livre.

显然, donate 类动词在英、法语中都仅仅具有与格补语句,而汉语中同义的动词“捐”是否具有对应的双宾句和与格句,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如(13)所示,其中的语感判断可以与 Huang et al. (2009)对于“做”类动词的语感判断具有一致性(cf):

- (13) a. ? 张三捐给图书馆很多书。 (cf. \*张三做给我很多事。)  
b. ? 张三捐了很多书给图书馆。 (cf. \*张三做了很多事给我。)  
c. 张三给图书馆捐了很多书。 (cf. 张三给我做了很多事。)  
d. 给图书馆, 张三捐了很多书。 (cf. 给我, 张三做了很多事。)

从理论的视角看,生成语言学的句法-语义完美对应的理念认为,无需基于个案就可以习得的普遍语法知识包括句法-语义规则所要求的对应关系:施事 NP 对应于主语位置,而受事 NP 对应于宾语位置,然而具体语言中的句法-语义对应并非总是如此简单直接。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汉语的双及物动词结构中,如(14)所示:

- (14) a. 张三给了。/ 他们给了经理。  
b. 张三给了一些旧衣服。  
c. 张三给老师了。  
d. 张三给老师(给)数学作业了。

通常认为,汉语的特异性之一是篇章话题允准空宾语论元,即允准语音空成分为缺失宾语,因此(14)a-c 在具体语境中均可以接受(Huang et al., 2009)。或者说,如果篇章中已经提到“数学作业”了,那么汉语中就允准一个语音为空的空代词来作为空宾语,因为篇章空话题的存在可以为空宾语提供所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英汉语都不允准活动类动词的受事成分移位后的空宾语成分,如(15)所示:

- (15) a. \*The letter wrote.  
b. \*The book read.  
c. \*那封信写了。  
d. \*那本书读了。



尽管(15)显示，英语和汉语都不允许省略受事宾语论元，但两种语言需要采用不同的去及物化手段来挽救非法句：英语可以通过为动词增添形态形式修改为过去分词作形容词的合法形式，而汉语组词机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够通过词-词组合形成更大的词汇单位，因而可以通过结果式复合词来挽救(15)c-d (Huang et al., 2009: 40 脚注 5)，如(16)a-b 所示：

- (16) a. The letter was written.  
 b. The book was read.  
 c. 那封信写好了。  
 d. 那本书读完了。

再者，句法-语义之间并不总是会完美匹配的例子更显著地表现在各个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致使-起始交替现象(causative-inchoative alternations)，而(17)所示的致使-起始交替现象就是此类例证之一：

- (17) a. Jon broke the window.  
 b. The window broke.  
 c. The snow is melting. (intransitive; simple activity)  
 d. The sun is melting the snow. (transitive; caused activity)

与(16)中的 read、write 等动词不同，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指出，类似于(17)中的 break、end、freeze、dry、melt 这样的动词蕴含着致使性的状态变化语义(a caused change of state)。显然，(17)a 和(17)b、(17)c 和(17)d 中的英语动词都没有通过形态变化来标记句法位置上的差异，即 broke 和 melting 在及物和不及物的句境下并未有任何形态差异。然而从跨语言的视角看，类似的交替通常都是和动词上形态变化相一致的，同时也伴随着相关 NP 的位置变化。如下(18)中的法语论证(可以作为罗曼语系的代表)说明，致使性的状态变化义的确在动词形态上有所变化：

- (18) a. John      a      cassé      la      fenêtre  
          John    AUX   break-PAST   DET   window  
          ‘John broke the window.’  
 b. La      fenêtre      s’est      cassée  
          DET   window      AC-AUX   break-PAST-FSO  
          ‘The window broke.’

需要注意的是,在罗曼语系的语言中,通常具有反致使语素(AC: anti-causative marker),其使用是为了标记动词并不指派 AGENT 语义角色的题元特性,而在形态上,这类语素往往与反身语素同音化(homophonous with the reflexive morpheme)。据此,在(18)a 中,施事和客体(AGENT and THEME)分别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但是在(18)b 中,THEME 在宾语位置上,但是在动词的显性形态上具有对应的变化,即在助动词上附着反致使语素 *se*(anti-causative morpheme),从而把助动词从 *avoir* (to have) 变成 *être* (to be)。另外,具有普遍共性的是各个语言均可以使用迂回性致使表达式。比如,(19)中的汉、英、法语中都可以使用显性的致使动词来实现迂回致使句式:

- |               |                              |                                 |
|---------------|------------------------------|---------------------------------|
| (19) a. 雪在融化。 | The snow is melting.         | La neige fond.                  |
| b. 太阳(会)使雪融化。 | The sun makes the snow melt. | Le soleil fait fondre la neige. |
| c. 太阳融化了雪。    | The sun melts the snow.      | No French counterparts.         |
| d. 太阳把雪融化了。   | No English counterparts.     | No French counterparts.         |

实际上,(19)b 对应的法语语序类似于 The sun makes to-melt the snow。另外,从句子合法性的视角看,名词性范畴处于哪个句法位置对句子合法性的影响程度很大。但名词性范畴的基础位置何在则是由动词来决定的。即动词依据其次范畴化要求选择论元形成的论元结构关注的是主宾语问题,而动词与其论元之间基于语义关系形成的题元结构关注的是实体间的主动、受动等关联性。汉语动词与其论元间的语义关系非常松散。如下(20)a 说明,英语中无需题元指派的虚指词 *it* 和 *there* 分别以子句和名词短语作为其指代词(associate),而其二者的主语位置上均无题元角色的情形:

- (20) a. It is likely that John is a spy. / There is likely to be a spy.  
 b. A spy was arrested. / There was a spy arrested.  
 c. \*Mary seemed that John fell in love with her.  
 d. \_\_\_ be arrested a spy. / There seemed to be a spy there.

(20)b 中的两种被动句均合法,但后者的主语 spec-IP 位置上可以使用虚指词,这说明该类句型的主语位置不能指派题元,如(20)c 中主句主语位置上的论元成分所示,不能指派题元的位置上是不能基础生成论元成分的,因此(20)a 中的 a spy 不可能是在主语位置上基础生成的,而可能是经历转换后移位生成的,而转换的

前提是(20)b中的句子共享同一个D结构,如(20)d所示,然后采用原位插入和移位插入分别生成的。

### 2.3 认知构式语法下的及物性构式

基于语言直觉判断的内省式句法研究在语料真实性和可接受度方面通常为学者们所诟病,特别是生成语言学基于研究者的特定需要而专门拟造的句式(空语类和岛屿)在认知语言学中并不受重视。认知构式语法致力于描写和解释所有兼具形式和语义/功能的语言单位,因此词素、词、复合词、熟语、短语和句子这些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共同组成构式库(传统语法中的词库模块只是其中之一)。构式语言学近期转向基于语料库和来自于其他途径的语料来研究独立构式义的来源,而及物性构式则是众多构式中关注最早也最多的基础性构式之一。由于构式被定义为语言使用者学而得之的形式和语义/功能配对体(包括词素、词、熟语和句式等语言单位),因此论元结构构式(ASC: aug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就成为表达句子基本形式和意义的配对体。至关重要的是及物性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于动词的意义,而且并不一定要求其动词必须是形式语法中的及物动词。

在认知构式语法中,动词要遵循语义一致性原则和形式对应性原则与构式加以整合,而及物性构式所蕴含的人类认知的基本场景就是某人施为于某物。这与高度及物性话语编码施为行为的认知语言学观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具有高度意愿性的施事通过动能传递使客体宾语致损。与前文所述的控制力的观点一致,及物性构式中的施事性、致使性就是围绕着控制力的概念而延展出来的,就是对客体和他人的控制,对环境的控制,以及会把行动直接施加于客观物体或接受对象之上。因此,认知语言学中的及物性话语是围绕施事主体性而展开的,而不是依据语义对动词类别的划分。基于构式理念,形式语法中的非作格性单论元不及物动词 sneeze 完全可以具有“致使某物移动”的及物性用法(从而具有双论元),其深层理据在于致使移动构式可以提供独立于词汇义之外的构式义(而且也不同于词汇义之和)。比如, Frank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table (Goldberg, 1995: 152)的及物性句义就是词汇义和构式义融合的产物。基于归纳理念的构式语言学认为,由于论元结构本身会产生意义,因此论元结构差异会导致实际运用中的动词可以表达不同的语义,如(21)所示:

- (21) a. The camel kicks.  
       b. John kicked the soccer.  
       c. John kicked at the soccer.  
       d. John kicked Mary the soccer.

- e. John pulled the lever and the strings.
- f. John pulled at the lever and at the strings.

虽然(21)a-d 中的例句共享施事执行脚部向前运动的概念,但其所表语义顺次可以分别释为:主体自发性行为(a);针对具体事物的特定动作(b 和 c);致使他人有所获(d)。其中的动词后添加介词(比如, at)后通常都会产生某种解读,但和直接宾语的接触并没有发生。同时,也有类似的句子并不表达同样的语义对比,如(21)e 和(21)f 的语义蕴涵相似(即 Bill made contact with the lever and the strings),但差别在于只有前者才蕴涵着物体成功移动或尝试得以实现的达成义。近期的认知构式语法进一步认为,论元结构差异会导致其句义不同,因而句义解读必须适应构式模板的要求而加以调整,从而可以容纳额外论元,如(22)所示:

- (22) a. John kicked the soccer into the court.  
 b. John kicked at the soccer.  
 c. John kicks and makes contact with the soccer, which sets it to be in motion.  
 d. The ball was not necessarily set in motion; rather, the action merely described the attempt to make the soccer move.

显然,(22)a 中的施事针对客体的动作导致其沿着定义的路径移动,而(22)b 中的施事者针对受事者的行为导致后者发生状态变化。即便是具有相同数量和相同类型论元的(22)a 和(22)b 也会表现出意义差别:前者表达(22)c,而后者表达如(22)d 所示的语义。尽管在认知构式语法中,句子论元结构并非固定不变,但它也同样把及物性构式视为包含具有主语和宾语论元的单个动词的主动型构式。如(23)中的语料显示:

- (23) a. John was staring at her.  
 b. John stared her into immobility.  
 c. John coughed smoke out of his lungs.  
 d. John's nose was so bloodied that the referee whistled him off the field.

基于动词类别来决定论元结构的语法理论认为,(23)中的语料均涉及非作格性的不及物动词,因为决定论元结构的主要因素都被归因于动词及其附缀,而认知构式语法理论认为,(23)中的语料都具有及物性,而且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归纳规则来加以描述。认知构式语法还认为,论元结构获得独立的构式义主要是通过从其中频繁使用的动词身上衍生出意义。但该观点仅仅适用于具有固定义的论元

结构，而并不适用于具有抽象性语义的语句变体形式。事实上，认知构式语法近期强调的是，不仅论元结构本身具有独立的构式义，而且当动词义和构式义出现语义非兼容或信息不协同时，后者足以压制并裁决前者的意义。如(24)所示(其中的 gleud 为实验用非词)：

- (24) a. laugh / moved / gleud.  
 b. John laughed at / moved toward Mary.  
 c. \* John laughed / moved Mary.  
 d. John made Mary laugh / move / gleud.  
 e. John laughed with / moved with Mary.

依据牛津双解第八版(1175 页)对 laugh 的注释，其不及物性用法如果选择生命性宾语，就必须借助于介词成分，否则就会形成非法句，如(24)b 和(24)d 中斜线前的部分所示。然而，在(24)b 中呈现实验用非词时(其动词与及物性构式的语义并不兼容)，但各受试群体对采用非词的实验句都会作出及物性的构式义解读，即把 John gleuded Mary 视为及物性构式，并将其解读为如(24)d 所示的施事影响受事的原型致使义，尽管 laugh 和 move 也都具有如(24)b 和(24)d 所示的非致使义用法。显然，针对同类非词的心理实验(通常采用强制性选择的实验范式)基本趋同的结论是，及物性构式本身具有的致使义选项具有坚实的心理现实性，因为在词频、熟悉度等词汇本身的因素以及年龄、性别等外在因素都得到控制的实验场景下，(24)d 中的致使义选择显著超过(24)e 中的非致使义选择。

据此，除词汇具有义外，语法构式本身具有独立义的构式理念得到实证支持(即抽象槽位的有序序列具有自身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认知构式语法研究更注重心理实验对于独立构式义的验证，因此通常都会在及物性构式中使用常规的不及物动词，比如，在实验场景下要求儿童受试对类似于\*The leopard comes / goes / falls / stays the bingo.这样的句式表演出其所理解的语义，采用强制性偏好选择范式的实验结果显示，对致使义采用迂回表达方式的占有绝对优势(即便是对于及物性交替类动词的研究也是如此)。认知构式语法同时也认为，并非所有的及物性模板都表达致使义，比如 John heard/watched / needed / found Mary 等句式虽然也共享 NVN 的语序模板但却并不表达致使性及物义，因此构式语法认为及物性构式的核心语义是致使，而其非致使用法属于边缘性的隐喻表达式。如下再以双及物构式来说明，构式义并非其成分单项义之和，如(25)所示：

- (25) a. John glicked Mary a baedgo.

- b. [SUBJECT][VERB][NPRECEPIENT][NP THEME]
- c. John sneezed blue pollen onto his shirt.
- d. [SUBJECT][VERB][NP THEME] inot/onto/off, etc.[NPLCOLOCATION]
- e. [SUBJECT][VERB][NP1] to [NP2] (caused-motion to a location)

在(25)a 中, glick 和 baedgo 都缺乏具体所指, 但这并不影响英语母语者理解该句表达领属转移的事件义, 而这正是由于(25)b 这个构式本身与特定的领属义转移相关联, 即领属物之传递和领属关系之变更。而构式语法之经典名句(24)c 更能体现出构式模板把非作格动词 sneeze 压制成非规约化的运动动词, 而其致使移动义则是由构式模板(25)d 所贡献的, 从而形成致使移动构式。更需要关注的是, 介词性与格构式(25)e 尽管也与传递转移义相关, 但本质上却无关领属权, 而是表达另外一种处所转换之义。构式语义独立的观点可以为这种细微差别提供解释, 而通过推导程序转换衍生出不同论元结构(但能保持意义不变)的形式语法分析就无法对此作出解释。认知构式语法认为, 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为各类构式构建结构化总集的过程(a process of building a structured inventory of constructions), 而通过(26)a-d 可以说明及物性构式的涌现路径:

- (26) a. blank state ready for input
- b. specific construction: I want it;
- c. partially abstract construction: I want [THING];
- d. fully abstract construction: [SUBJECT][VERB][OBJECT]

正是基于归纳语料的认知能力, 母语习得者才能把不及物性的新词(novel verb)运用到及物构式中, 并逐渐理解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是如何映射到及物构式中的。按照这种方法, 结构性的抽象知识是从个别谓词专属的具体表征中逐渐总结和归纳(涌现)出来的, 而且抽象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英语及物构式中还包括语义完全不同的子类构式, 如(27)所示:

- (27) a. John pushes the truck.
- b. [AGENT VERB PATIENT]
- c. John got a ticket.
- d. [GOAL VERB THEME]

总而言之, 基于用法的及物构式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在语言的具体运用过程中, 语言习得者通过语料类比和结构映射习得致使性构式; 通过归纳性操作把语义论元和语法形式联系在同一个构式中; 及物构式的语义模板包含原型施事

和原型受事；论元选择原则确定主-宾结构图示；非原型及物性构式是承继主导性构式分支细则的产物；及物性语义和结构表达式之间具有象似性关系。就本文关注的及物性构式而言，近期认知构式语法更多关注信息结构对于句子及物性的影响，如(28)所示：

- (28) (a)参与者和信息的呈现顺序均由语用因素决定：新信息作宾语，而旧信息作主语；  
 (b)信息编码遵循偏向性论元结构：名词承载新信息，而可省略的旧信息以代词来实现；  
 (c)主语具有意愿性和生命性(即施事者“人”)，而宾语是非生命客体或受事；  
 (d)规约化及物场景中，施-受义原型事件因其语义-句法匹配而更容易被习得。

总而言之，在语法方面，认知语法提出句子合法性是程度问题，而非绝对的合法/不合法；语法在本质上具有象征性；词库、语法形成连续统，从而可以避免词库-语法二分导致的非原型成员难以归类的问题；语法范畴是成员间界限模糊，但以原型为核心的复杂范畴网络，而非成员平等的经典范畴划分，从而可以解决表达式范畴兼类的问题。

### 3 再论及物性构式中致使义的形态-句法实现

综合前文，形式句法基于SVO语序的致使义轻动词解释和构式语法基于NVN致使移动的构式解释都认为及物性语义中都包含致使义，而这种致使义在相关的英汉语料中均有形态表现，如(29)所示的表层及物性语序均可以获得相应的迂回式表达：

- (29) a. John frightened his friend. vs. John caused his friend to fear.  
 b. Such woods make fine toys. vs. Such woods make themselves suitable for fine toys.  
 c. Such corns cook tasty soups. vs. Such corns let themselves be tasty for soups  
 d. Generals marched soldiers to the field. vs. Generals allowed soldiers to march to the field.

显然，(29)a中的心理谓词结构、(29)b-c中的中动结构以及(29)d中的使动结构均可以呈现出相应的致使义语素。英语通常被认为属于具有隐性致使义语素的语言，即(29)a-d所示，而其致使义可以通过采用轻动词make、let、cause和allow等得以形态实现，即可表达为相应的迂回性致使句。事实上，汉语中也存在不少这种隐性轻动词实现为致使义形态语素的例证(“使”)，如(30)所示的汉语中的致使义“把”字句、“让”字句以及相关方言中形容词带宾语的现象(湘西苗语)：

- (30) a. 春风又绿江南岸。 a'. 春风又使江南岸绿了。 a''. 春风又把江南岸吹绿了。

- b. 中国队大败韩国队。 b'. 中国队又使韩国队大败了。 b''. 中国队又让韩国队大败了。  
 c. 小妮丫直腿咯。 c'. 小妮丫使腿伸直咯。 c''. 小妮丫把/让腿伸直了。  
 d. 婆婆满背篓咯。 d'. 婆婆使背篓满咯。 d''. 婆婆把背篓装满了。

事实上,形式语法中允准受事主语的中动句中通常都蕴含致使性主语,而认知语法对于其致使义来源的探究主要以动能关系、主观性、识解和行为链等为主要理论依据。尽管汉语中动句与难易句之间的句法语义差异极为细微(需另文专题讨论),但二者均隐含致使义则是其共性所在,如(31)所示:

- (31) a. This car drives easily.  
 b. Das Auto läßt sich angenehm fahren.  
 c. 这种车很好开。  
 d. 这种车让自己很容易开。

依据认知语法构建场景中的能量传递观,受事论元被置于主语位置的主要认知动因可以表述为:能量传递过程中,受事成分需要从概念化主体处汲取能量以实现状态变化,而隐含致使性是主体凸显主观属性的内在动因,也是评价和遮蔽客观的能量传递过程的结果。另外,汉语中的主语经验者心理谓词尽管也具有及物性语序,但并不具有及物性的语义内涵,而认知语言学从能量传递使宾语受损的视角来看及物性,因此其被动形式和把字句均因其宾语不受影响而无法编码为合法句。如(32)所示:

- (32) a. \*张三被李四喜欢/佩服/羡慕了。(双字单语素)  
 b. \*张三把李四喜欢/佩服/羡慕了。  
 c. 张三被李四急死/激怒/逗笑了。(双字双语素)  
 d. 张三把李四急死/激怒/逗笑了。

从认知语法及物性的动能观来看,汉语“被”字句和“把”字句在表达及物义时,前提要求就是主语论元通过传递能量进而致使宾语受到影响,而传递必然蕴含有一个过程。而从形态组合的视角看,这与(32)a-b和(32)c-d中动词的形态组合具有一致性:双字单语素的主语经验者心理谓词缺乏两种语义之间的传递空间,而宾语经验者心理谓词的两种语义可以经由前一个语素传递给第二个语素,从而实现致使义的传递:(使)急而死之/(让)激而怒之。显然,认知心理空间可以经由最小的语素单位来实现句法、语义和形态间的一致性。如下心理谓词在(33)中的形容词用法和话题化操作更进一步印证这种一致性:

- (33) a. 张三很喜欢/很佩服/痛恨。



- b. \*张三很激怒/很急死/逗笑/惹恼。
- c. 李四，张三很喜欢/很佩服/痛恨。
- d. \*李四，张三激怒/急死/逗笑/惹恼了。

只有以主语为经验者的心理状态义动词具有形容词用法(33)a，这显然与双字单语素的形态构造有关，因为单语素的语义中缺乏及物性成分，而经由及物性语素构成的(33)b中的动词均缺乏形容词用法。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具有独立语义的双语素之间可以具备认知空间，从而允准能量实现传递，进而衍生出致使性及物义。同理，与受事话题句必须采用把字句相同，仅仅具有及物性语序的心理谓词的宾语话题化要么形成合法的客事主话题句(33)c，要么形成不合法的受事主话题句(33)d(注意：前文(31)d属于受事次话题句)。可见，宾语论元是否因主语论元的能量传递而受损是及物性句法语义编码中的核心要素，是句式间能否转换的认知语义动因。而最为常态的情形可以表述为：高及物性被展示为施事主语的高动能(potency)和宾语受事的受影响程度(Hopper & Thompson, 1980)。

再者，基于认知语言学的主观性理论，主语类心理动词之所以可以借助于其他成分来实现终结性体态义(或称致使义把字句)，是因为极性程度义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意愿性，而采用结果性成分则可以使其宾语受影响的语义得到句法实现，从而可以兑现认知语言学从能量传递进而使得宾语受损的及物性表达，如(34)中的英汉语料所示：

- (34) a. John hammered the iron \*in one minute /for one minute.
- b. John hammered the iron flat \*for one minute / in one minute.
- c. 小二磨磨蹭蹭的样子急死老板了。
- d. 王小妮把小猫咪喜欢得要死。

从认知手段的视角看，动词既可以表征客观性事件并实现范畴化，同时也是对宾语成分加以切分或对比的主要语言成分，因此认知语法下的及物性研究还必须把相关动词的范畴化和宾语的状态变化结合起来，进而使及物性概念的句法表达兼具认知共性和语言专属性(Langacker, 2008)。概言之，及物性关系在认知语法中体现为具有程度性的连续统，而及物性构式属于具有心理凸显性的基本层次范畴；该范畴具有信息充分性和特征区别性。在认知构式语法中，及物性关系的实现离不开词性、格位标记、主谓一致，甚至也依赖于及物性韵律。从语言习得的视角看，及物性构式的习得不仅要求习得结构形式和事件类型，而且还必须习得及物性主语和宾语可承载的语义角色(前者包括施事/工具/经验者/目标等；后者包

括受事/客体)。另外,基于用法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运用和语言习得均基于语义,而语义实则源于对物质世界的具体表征;普遍认知机制和语料输入频率共同驱动语言习得,而时刻处于变化状态中的语言习得过程以非线性常态呈现。基于原型理论范畴成员地位不同的思想,认知语法还提出百科知识语义观;基于范畴界限模糊观提出语义-语用连续统的理念,进而提出可以生成独立义的合成式语义观。最后,基于认知语法的语言习得观还强调固化和先在(entrenchment and preemption)在习得及物性语义的句法实现方面的重要作用,如(35)和所示:

- (35) a. I'm gonna make this fall on her. /It fell on her./Will it fall on her?  
 b. \*I'm gonna fall this on her. (Unattested = ungrammatical)  
 c. John stood the baby up. (attested preempts unattested)  
 d. \*John made the baby up.

由于认知语法把概率性视为语言习得的主要因素,因此当语言输入中高频率出现(35)a 这些合法表达式就会固化其合法性,从而赋予相应的动词以不及物性的原型范畴。更重要的是,这种频繁得到验证的输入导致极少出现的(35)b 很难获得合法性地位。而高频率的(35)c 可以凭借其统计优势排挤(35)d 等其他迂回类表达式,这就可以阐释大概率成员排挤低调成员的认知习得观,也是集体语感淹没个体判断的统计依据。

#### 4 结语

生成语言学认为语法具有生成性,语法机制能够生成所有合语法句并排除所有非法句,而认知语法坚持句子合法与否是程度问题,而且特定的语境左右着句子的可接受度。但两种语法观点都认为,及物性语义概念和语法关系在所有语言中均居于核心地位,而语言习得研究首先需要解释的就是儿童是如何获得类似于基本词序这一语言学要件的。基于 SVO 语序的形式语法对于及物性的齐整划分有助于厘清语法分析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而认知语法把及物性视为关涉程度的连续统问题并试图建立及物原型的参数连续统,语言习得过程中固化和先在具有重要作用。构式网络系统基于语义和交际因素所关注的及物性模板的独立构式义,以及影响该模板的诸多因素(记忆系统、先在知识及其示引作用)。近期基于用法的语言学研究认为构式习得源于习得者的语言体验,而影响语言构式习得的突显性维度包括心理/物理特征(如长度、声音等)、学习者先前体验(即构式间情感、认知关联度),以及具体语境下与期望值的相逆度(Langacker, 1986)。总而言之,及物

性概念的结构形式、语义内涵和语用功能具有各自的内在系统性，因此如何在语法对比研究中选用其一或兼顾多面则需要视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研究问题而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汉非论元结构的认知动因及其中介语处理机制研究”(19BYY095)；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生成建构主义框架下汉语非典型宾语结构的生成研究”(2121BS030)。

#### 参考文献

- Baker, M.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65.
- Chomsky, N.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Dordrecht: Foris, 1981.
- Chomsky, N. Linguistics then and now: Some personal reflections [J]. 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 2021(1): 1-9.
- Culicover, P. Natural Language Syntax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 [A]. In T. Hoffmann & G. Trousdal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5-33.
- Goldberg, A. E. Explain me this: Creativity, Competition, and the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Construction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Hopper, P. & Thompson, S. A.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J]. Language, 1980, 56: 251-299.
- Huang, C.-T., Li, A. Y.-H. & Li, Y. The Syntax of Chine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Jackendoff, R. S.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2.
- Langacker, R. W.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Grammar [J]. Cognitive Science, 1986(10): 1-40.
-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Levin, B. & Rappaport Hovav, M.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 Pinker, S. Learnability and Cogn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Argument Structure [M]. London: MIT Press, 1989.

通讯作者：李浩杰 <hjli2001@163.com>

401120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 301 号 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 **Argument structure/transitivity alternation, kinesis transmission/prototypicality and cause-motion constructions (p.3)**

*MA Zhig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P. R. China)

*LI Haoji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P. R. China)

**Abstract:** Grammar research involves arguments, transitivity, theta-relations, and kinesis. Generative grammar defines transitivity on the basis of subcategorization, cognitive grammar views it as a continuum of kinesis transmission, and construction grammar takes transitivity as the basic-level category. In terms of the source of causation,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complement either the causative-light-verb account or causative-motion-construction account. By analyzing linguistic dat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grammatical exploration under any theoretical framework cannot afford to lose sight of the conception of transitivity and its syntactic realization, which forms the baseline for contrastive research in grammar research.

**Keywords:** argument structure; transitivity alternation; 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kinesis transmission; prototypicality

### **Types of part of speech of English compounds and their cognitive motivations and functions (p.22)**

*LIN Youmiao*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Zhejiang 313000, P. R. China)

**Abstract:** Compounding, the combination of two or more free morphemes into compounds,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word-formation in Englis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e following three new propositions: first, compound word formation involving bound roots has objective existence in English; second, the number of compound adjectives and adverbs in English is not small; third, the types of English compounds are not single, but quite rich. In addition to compound nouns, adjectives and adverbs, there are also compound verbs, pronouns, numerals, prepositions, conjunctions, and the number of these compounds is considerably large. They really play irreplaceably communicative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in human's actual speech and expression of ideas and thoughts.

**Keywords:** compound verbs; compound pronouns; compound numerals; compound prepositions; compound conjunctions; cognitive motivations

### **On cyberspeak in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The case of Messenger chats (p.36)**

*MIAO Suqin*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1418, P. R. China)

*ZHU Eryue*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Hong Kong 999077, P. R. China)

**Abstract:** Cyberspeak is a kind of oralized written text, a new form of language in the internet era. By examining Messenger chats, the study finds that speakers employ paralinguistic strategies "translated" from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and six strategies of using simplified non-standard language to save the cost of time. Such oralized written text demonstrates chaos and the complexity of its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the study reveals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the new form of language, its evolution and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its evolutionary stability.